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九十一回 行淫亂和尚嫖妓女

劉大人眼望千總，叫聲：「王千總，本部的人訪著了殺人的兇手，是個大盜，武藝扎手。本部恐怕拿急了，走脫賊人。故此叫你前來，帶兵三十名，預備鉤桿、套索，大家努力，必得將兇犯拿住，本部自有升賞。」千總王彪答應，說：「千總遵命。」劉大人說：「快去莫誤！」千總翻身出門，急去挑兵不表。

且說大人眼望大勇，說：「此去你們三個人怎樣動手？」大勇說：「小人囑咐馮吉，叫他留門，等二更到廟中，令朱、王堵住房門，小人在院內驚他一驚。他們若出來動手，擒拿他；若越牆，有兵圍繞，鉤桿套索，不怕他飛上天去！必要成功。」

大人說：「甚好，總要小心就是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千總進內，稟報說：「兵已到，回大人知道。」劉大人說：「天不早了，你們走罷。我這裡洗耳靜候。」大勇連忙用襖包圍腰，別上腰刀，外套長衣；王明、朱文也改扮，換上便衣，掖上攢子、鐵尺。

諸事已畢，告辭大人，一同千總出門。逕自出城不怠慢，帶領官兵，急走十里之遙，趕天有二鼓，眾人來到玉皇廟外。陳大勇將眾人安在廟外，自跳廟牆，牆外四週，為三十名兵圍住廟外，各拿撓鉤套索。王千總把守山門，大勇、王明、朱文三人，等候三更動手，暫且不表。

且不說廟外眾人話，再把兇手明一明。囚徒任性專好色，和尚了凡是貪淫。楊四雖不好，一人難扭兩個人。見天已有掌燈之後，打發馮吉，把兩個姑娘叫進門。一個名叫人人愛，一個名叫一秤金。二人不過二句外，長得那，小模樣子可愛人！人人愛，身穿一件藍布衫，青緞坎肩上掐金。腰繫汗巾蔥心綠，三寸小腳可愛人。頭上梳著是水纂，那宗淫狂賣俏心！一秤金打扮倒受看，三寸厚底兒，紅緞蝴蝶夢鞋足下登。頭上也梳是水纂，洋布綢衫穿在身。

裡面襯著衣是藕色，手拿著絳紅汗巾。走動道兒頭就晃，瞧見和尚把話云：「哎喲，好呀四老爺駕！」那一個說：「這兩天沒到這廟中。」說罷二人將煙遞，挨次兒，遞給僧俗三個人。復又帶笑，說「三位老爺子好？」和尚說：「七姑娘、九姑娘，你倆坐下咱們再云。」

和尚帶笑說：「自家爺兒們，又跑出客套來了！七姑娘、九姑娘，你們坐下罷。」半邊俏說：「你們要不坐下，罵我一個大師父變驢的個。」四和尚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好的，我們老太爺罵起我來了！」楊四把旁邊說：「我們第老的就是這麼好耍笑麼！」又聽四和尚說：「九姑娘，怎麼肚子大了好些了？」一秤金笑著說：「偏是你老爺的眼生，又瞧見我們肚子大了！」和尚說：「小疼疼子，別帶上駒了罷？」忽聽半邊俏蕭老兒說：「要是駒，必是驢駒子。」這麼一句話，鬧得眾人大笑，笑得和尚臉上下不來了，用手將蕭老兒的大腿一拍，說：「小猴兒，你又罵哥哥了！」楊四把接言說：「不是呀！誰叫你說駒呢！」和尚說：「顯見你們是把兄弟了！七兄弟，你也向著老叔！」半邊俏接言，說：「不是驢駒子，是禿子的駒兒咧！」四和尚說：「這還罷了。」人人愛說：「禿子」就剛要往下說，忽見蕭老兒把眼望著他一擠，人人愛心中會意，連忙不說了。且說四和尚低著頭，想了半天，將頭一抬，說：「咱們喝酒罷！」蕭老兒說：「很好，我正想酒喝呢！」和尚說：「老太爺，還是出家人不好，一句話就掉著你的心眼兒了！」楊四把說：「這該罰！你四當家的第老的比咱們小，是咱們兄弟呀！」和尚說：「莫有的話！這是錯聽了！」半邊俏蕭老兒說：「對了也罷，錯聽了也罷，你聽我說個笑話：有這麼一個和尚，一生好耍，輸得旗桿也賣了，廟也典了，鐘磬全無了。後來流落掛單，還是不改，好耍。這一天，輸得真急咧，心想：偷些東西，再去撈。稍一溜，溜在一家，見人家是獨門獨院，三間正房，他就藏在人家佛爺桌底下，被圍桌擋住。等人睡著，好下手。原來此家是小兩口兒，外間屋內有個老婆子睡下，小兩口兒也就睡下咧。誰知他們倆拌了嘴了，有十拉天不說話。爺爺兒躺在西邊，仰巴腳兒脫褲子；奶奶兒躺在東邊，大概也是脫了中衣了。借著月光兒，我聽了一會，我聽見爺爺兒說：『我為你這麼個東西，我偏不下氣求人罷，你嫌我是使磚頭砸你的脖梗子！』說著又不言語了。遲了一會兒，我又聽見奶奶兒說：『你成日家上門上戶的，很愛溜個門子。今日我這躲著你，我可拿住你了，看你吃嗎？』忽聽男人大嚷，說：『誰？』我只當是看見我了，我連忙爬起，出來，說：『施主饒了我罷，我是玉皇廟的四和尚！』」一說，招的男女大笑。四和尚也笑了，說：「可罵苦了我了！」又說：「馮伙計，快擺酒菜，我好罰你老太爺三杯。」馮吉登時將酒菜擺在炕桌之上，兩名姑娘兒斟酒敬茶。

這兩個，妓女來斟酒三盞，挨次而敬手不閒。玉腕拿起烏木筷，夾菜送到嘴唇邊。大家歡喜說又笑，嬉皮笑臉討人煩。人人愛，坐在半邊俏他懷內，一秤金斜靠和尚肩。

表過四把人可好，專愛練武把精添。又聽僧人開言道：「叫聲九姑娘聽我言：我今點你一個小曲，必要唱，《斷想思，難上難》。一秤金點頭把曲唱，唱的是：熱河腔調巧團圓，喉嚨又細字眼准，他兩隻眼，瞅著和尚叫「心肝」。二目斜斜瞧和尚：「叫奴舍你難上難。」故用他，兩條腿，夾住和尚磕膝蓋，帶著笑，和尚時間實難受：「叫聲小疼疼子鬆了咱。」妓女復又斟上酒，放在了，僧人他的嘴唇邊。

人人愛就把蕭老兒敬，手擎酒杯跪面前。凶徒接杯嘻嘻笑：「叫聲七姐你聽言：你且唱個《馬頭調》，敬你四太爺莫遲挨。」說著蕭老兒將杯遞，楊四把接過放面前。人人愛就將曲兒來唱，唱的是：「在家容易出外難」。聲音嘹亮嗓子好，恰似黃鳥弄聲喧。唱罷連忙又敬酒，四把接來就飲乾。復又將杯往下轉，忽聽那，蕭老兒：「叫聲二位聽我言：咱們今日不這麼飲，必要吃酒帶划拳。輸家喝來贏家唱，大家節鼓把花傳。」和尚點頭說「從命」。楊四說：「既是如此就划拳！」蕭老兒連忙就起令，兩個姑娘斟酒放面前。只聽三五合對，又聽大笑把話云。齊說「四師父你輸了！」一秤金拿杯放唇邊。僧人將酒飲在腹，蕭老兒連忙就開言：「叫聲七姐兒，你卻替我唱。」妓女答應走上前。唱的是：「牛郎織女銀河渡，要想相逢難上難。只等七夕銀河渡，他才相會在天邊。」唱罷又將酒斟上，放在僧人他面前。蕭老兒連忙來講話：「叫聲四師父聽言：咱倆再划還賣馬。」僧人說「我賣在四把前。」楊四帶笑說「很好，我和老兄弟劃一番。」蕭老兒擺手說「不可，七哥留神聽我言。」

半邊俏蕭老兒說：「使不得，我怎麼和七哥划呢？不划，不划！」楊四把說：「不划，喝酒罷。」蕭老兒說：「這倒使得。」言罷，大家雙雙飲酒，中間，無所不至。四和尚這色來了，伸手擰一秤金的大腿，擰得個一秤金「哎喲」，和尚說：「怎麼了？」九姐兒說：「疼。」和尚說：「疼就該別呀！」二人說著，摟在一處，一遞一口吃酒。蕭老兒抱著人人愛，拉著手，說：「你這戒指是金的不是？」七姐兒說：「是銀鍍金。」蕭老兒說：「明日我送你一對金的。」妓女說：「多謝老太爺賞了！」一秤金眼望和尚，說：「你老明日也給我打一對！」四和尚點頭，說著，用手攆起一秤金的衣服，往下一看，原來穿著一雙大紅緞子厚底兒蝴蝶夢的鞋。和尚說：「我有一雙貓耳窩的鞋，你穿了罷。」四和尚一句話未完，招得眾人大笑。

眾人大笑來飲酒，這天外面交一更。僧俗男女來胡鬧，比那狼豬鬧得凶。蕭老兒只是耍耍嘴，和尚就把下身擰。

兩個妓女嘻嘻笑，燈光下越顯俏花容。楊四把只管來吃酒，不管他們人四名。馮吉旁邊來上菜，心中惦著那事情。觀瞧眾人正耍笑，搭訕邁步往外行。一直來到山門內，隔著門縫看分明：外邊並無動靜，馮吉轉身回裡行。

馮吉見外邊並無動靜，又聽還是一更，說：「早呢！」這才進廚房坐下，不表。

也不言眾人飲酒作樂，且說陳大勇、朱文、王明、千總王彪帶領三十名官兵，二更來到玉皇廟外，將兵派開，圍住廟門。

千總把守山門，陳大勇眼望朱、王二人，說：「二位和千總王老爺在這裡略等一等，待我進去打一個探子。」三人答應。大勇說罷，將腳一跺，縱上牆頭，又跳在地上，輕輕邁步，進了二層角門。往西一望，則見三間禪堂，明燈蠟燭。大勇一見，就知是僧人兇手在內。輕輕走到窗櫺以外，用舌刮破窗櫺紙，閃目留神觀看。

大勇留神仔細看，瞧見了，僧俗還有倆婦人。好漢一見心中想：看女子，不像良人貌與容。必是花街柳巷婦，和尚弄來在佛

門。這宗和尚真可恨，少時拿住才稱心。好漢正恨忽聽笑，兩個妓女把話云。一秤金說：「四師父真正叫人愛，他老玩笑可人心。」人人愛說：「我們老太爺長得俏，沒有一些不可人。」男女僧俗正然鬧，好漢一見怒十分：這樣和尚真可恨，專在此廟壞佛門！殺人兇犯更可惡，你看他，洋洋得意屋內存。好漢思想心中惱，他這裡，手拔腰刀要進門。